

— Anna Ka lie ni ya —  
安娜·卡列尼娜(上)

(俄) 列夫·托尔斯泰

— Lie fu tuo er si tai —



本书是俄国文学中的稀世瑰宝,也是世界文学璀璨夺目的明珠。

## 前言

《安娜·卡列尼娜》通过女主人公安娜追求爱情而失败的悲剧和列文在农村面临危机而进行的改革与探索这两条线索，描绘了俄国从莫斯科到外省乡村广阔而丰富多彩的图景，先后描写了 150 多个人物，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

100 多年来，《安娜·卡列尼娜》的巨大成功不断地得到人们的肯定与高度推崇，它的成就和影响无疑是空前的。它把 19 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推向了最高峰，树起了一面高耸入云的丰碑。另一方面，人们又把《安娜·卡列尼娜》当做俄国 19 世纪现实的教科书。正是通过它，许多人了解到了俄国 19 世纪 70 年代的社会现实。俄国后来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对社会的攻击便是从这里开始的。俄国革命的领导人列宁曾反复阅读过《安娜·卡列尼娜》，以至把封皮都弄得起皱了。他说：“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里能提出这么多重大的问题，能达到这样大的艺术力量，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了一个第一流的位子。”

《安娜·卡列尼娜》巨大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使得这部巨著一发表便引起巨大社会反响。托尔斯泰并没有简单地写一个男女私通的故事，而是通过这个故事揭示了俄国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并由此来鞭挞它的不合理性。作品描写了个人感情需要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冲突。1877 年，小说首版发行。据同代人称，它不啻是引起了“一场真正的社会大爆炸”，它的各个章节都引起了整个社会的“蹀足”注视，及无休无止的“议论、推崇、非难和争吵，仿佛事情关涉到每个人最切身的问题”。

# 目录

前言 .....	2
第一部 .....	8
一 .....	8
二 .....	9
三 .....	11
四 .....	14
五 .....	18
六 .....	24
七 .....	27
八 .....	32
九 .....	34
十 .....	36
十一 .....	39
十二 .....	41
十三 .....	43
十四 .....	46
十五 .....	50
十六 .....	53
十七 .....	54
十八 .....	56
十九 .....	59
二十 .....	62
二十一 .....	64
二十二 .....	66

二十三 .....	68
二十四 .....	70
二十五 .....	72
二十六 .....	75
二十七 .....	76
二十八 .....	79
第二部 .....	83
一 .....	83
二 .....	85
三 .....	88
四 .....	90
五 .....	92
六 .....	93
七 .....	97
八 .....	100
九 .....	101
十 .....	103
十一 .....	106
十二 .....	107
十三 .....	110
十四 .....	112
十五 .....	113
十六 .....	114
十七 .....	116
十八 .....	120
十九 .....	123
二十 .....	125
二十一 .....	129
二十二 .....	133
二十三 .....	135

二十四 .....	138
二十五 .....	140
二十六 .....	142
二十七 .....	146
二十八 .....	149
二十九 .....	153
第三部 .....	158
一 .....	158
二 .....	159
三 .....	161
四 .....	165
五 .....	168
六 .....	170
七 .....	173
八 .....	175
九 .....	177
十 .....	179
十一 .....	182
十二 .....	184
十三 .....	186
十四 .....	190
十五 .....	193
十六 .....	195
十七 .....	198
十八 .....	201
十九 .....	203
二十 .....	205
二十一 .....	209
二十二 .....	213
二十三 .....	215

二十四 .....	217
二十五 .....	219
二十六 .....	222
二十七 .....	226
二十八 .....	230
二十九 .....	232
三十 .....	234
三十一 .....	237
第四部 .....	240
一 .....	240
二 .....	241
三 .....	243
四 .....	247
五 .....	250
六 .....	253
七 .....	256
八 .....	259
九 .....	262
十 .....	266
十一 .....	269
十二 .....	271
十三 .....	274
十四 .....	277
十五 .....	279
十六 .....	282
十七 .....	284
十八 .....	289
十九 .....	292
二十 .....	296
二十一 .....	297

二十二 .....	300
二十三 .....	303

## 第一部

—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奥布隆斯基家里的秩序荡然无存了。妻子知道丈夫和他们家过去的法国女家庭教师眉来眼去地勾搭在一起，向丈夫提出她无法和他继续共处一室。三天以来情况始终如此，他们夫妻两个，甚至全家和仆人全因此觉得不开心。家里的所有人都认为他们共处一室无聊至极，而且认为即使碰到的是完全陌生的人也都比他们、奥布隆斯基全家和仆人更谈得来。妻子寸步不离自己的房间，丈夫出去三天了，小孩们仿佛脱缰的野马在家里到处乱跑。英国女家庭教师和女管家闹矛盾，给朋友写了信，要求帮她另谋职位。

厨师昨天不早不晚在晚餐时不干了，厨娘和车夫卷铺盖走了人。

闹矛盾后的第三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奥布隆斯基公爵——在交际场里名为斯季瓦——像往常一样，早晨八点钟睁开眼睛，不过是在他书房里的鞣皮沙发上。他在充满弹性的沙发上把他的庸不可堪的、保养得相当不错的身体换了个位置，似乎要再睡一大觉一样，他用力抱住一个枕头，脸牢牢地贴上去；然后他蓦地来了个鲤鱼打挺，坐在沙发上，张开眼睛。

“哦，哦，发生了什么事？”他想，回忆着他的梦境。“发生了什么事，想起来啦！阿拉宾在达姆施塔特请客；错了，不是达姆施塔特，而是在美国某个地方。是的，达姆施塔特是在美国。是的，阿拉宾在玻璃桌上请客，大家都唱 *Ilmiotesoro*，不，不对，而是比那更好的；桌上还有些小酒瓶，那都是女人。”他重温着。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眼睛高兴地眨巴着，他面带笑容地沉思。“哦，太有意思了。引人兴趣的事情尚有不少，遗憾的是，睁开眼睛却不知如何说。”

接着发现太阳出来了，他心情舒畅地把脚顺着沙发边伸下去，用脚寻找他的拖鞋；九年来，每天他尚未起来，就总是在寝室里拿晨衣。他这才蓦地想起来他睡在自己的书房里。他的眉头拧得像个“川”字。

“唉，唉，唉！”他叹息，所有的事情都跃入脑海。他再次想起了他和妻子闹矛盾的点

点滴滴，他深陷其中的处境是极其不妙的。

“没错，她不会原谅我，她也无法原谅我！而极其不妙的是这全是我一手造成的；不过责任不在我。悲剧就在这里！”他沉思着。“唉，唉，唉！”他回想着这场吵闹带给他的痛不欲生的感觉，不停地哀叹，看不到一丝曙光。

最烦心的是刚开始的刹那，当他兴冲冲地，手里拿着一只打算给他妻子的大梨，从剧场回来的时候，他妻子不在客厅，让他极为不解的是，她也不在书房，而最后在寝室里找到了她，手里拿着那封什么都无法隐瞒的给他带来厄运的信。

## 二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绝不会背叛自己。他无法自欺欺人，无法使自己相信他懊恼他的所作所为。他三十四岁、帅气多情，他的妻子只比他小一岁，而且生养了七个孩子，尽管其中两个已经夭折，他对她没有感情，这他眼下也不感到懊恼。他懊恼的仅仅是他没能巧妙地不让妻子知道。不过他意识到了他的处境的所有困难，很替他的妻子、小孩和自己伤心。他说不定能想办法把他的罪过不让他的妻子知道，如果他提前想到，这个消息会让她反应如此激烈。他朦朦胧胧地觉得妻子很久以前就疑心他背叛她，她只是视而不见罢了。他甚至觉得，她不过是一个贤妻良母，一个劳累不堪的、日益人老珠黄、青春已逝、漂亮已随风飘散、什么都不留心的女人，理应不该再对他斤斤计较。结果却完全相反。

“唉，恐怖呀！恐怖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直自己对自己说，无计可施。“过去一切是多么称心呵！我们生活的多美好；她由于孩子们而觉得称心如意阳光明媚；我对她的事一向不过问；她高兴怎么去看管小孩，管理家事就怎么看管小孩管理家事。自然，不妙的是，她是我们家里的家庭女教师。不好！和家里的家庭女教师勾搭，未免有点庸俗，卑鄙。然而一个那么妩媚迷人的家庭女教师呀！（他脑海里出现罗兰姑娘的调皮的的大眼睛和她的微笑仿佛她就站在他面前。）不过说到底，她在我们家里的时候，我一向规规矩矩的。极其不妙的就是她已经……似乎上天注定！唉，唉！不过如何是好呀？”

他找到唯一的方法就是：人不得不在日常的需要中生活——换句话说，什么都不想要。而现在要做到这一点也只有在自己的梦中了。

“我们等着瞧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自己对自己说，他站起来，穿好晨衣，吸了一

口气，迈着一贯的稳重步伐走到窗前，拉开百叶窗，使劲按铃。他的亲信仆人马特维马上闻声而至，还捎来了他的衣服、长靴和电报。随后进来的是拿着理发用具的理发匠。

“衙门里有公文送来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接过电报，在镜子面前坐下。

“在桌上，”马特维说，怜悯地询问，看了看他的主人；没过多久，他圆猾地微笑着加了一句：“马车老板那儿有人来过。”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言不发，仅仅在镜里看了马特维一眼。好像在问：“你对我说这个是什么缘故？你难道不清楚？”

“我让他们礼拜日再来，之前别徒劳无功地来给您或他们自己找事，”马特维说，明摆着是事先准备好这样说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明白了马特维想要逗乐逗乐，让人家的目光聚焦到自己身上来。他拆开电报看了一遍，琢磨着电报里总是拼错的字眼，他不再愁眉不展了。

“马特维，我妹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明天要来了，”他说，暗示理发匠的水嫩多肉的手停片刻，他正在从他的长长的、鬃曲的络腮胡子中间剃出一条淡红色的纹路来。

“老天保佑！”马特维说，他这样说明他像他的主人一样清楚这次来访的意义非同一般，换句话说，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他所喜欢的妹妹，说不定会说和夫妻握手言欢。

“自己，还是和她丈夫一起？”马特维问。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由于理发匠正在剃他的上唇，举起一个手指示意。马特维表示明白了。

“自己。要在楼上准备妥当一间房间吗？”

“去对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说：她会交代的。”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马特维似乎不相信似地又说了一遍。

“对，去对她说。把电报拿去；交给她，她说怎么做就怎么做。”

“您要去碰碰运气吗，”马特维心中明镜似的，可他说出口的话却是：

“可以，老谷。”

当马特维脚蹬那双咯吱作响的长靴，手里拿着电报，不急不躁地走回房间来的时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已经修饰一新，正在打算穿衣服。理发匠已经不在在了。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让我告诉您她打算离开了。让您按照您的意思办吧，”他说，仅仅他的眼睛满是笑意，接着把手放进口袋里，偏着头不正眼看主人。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有片刻没有说话。很快一种亲切的而又有稍带悲惨的微笑出现在他的漂亮的面孔上。

“呃，马特维？”他说，晃了晃脑袋。

“没关系，老爷；事情必然会有转机的。”马特维说。

“必然会有转机？”

“没错，老爷。”

“你如此认为吗？谁来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听见门外有女人衣服的声音。

“我，”一个毫不动摇且兴高采烈的女人声音说，乳母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不苟言笑的麻脸从门后出现。

“哦，怎么了，马特廖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与她对面站着。

尽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妻子认为他劣迹斑斑，而且他自己也知道这点，不过家里差不多每个人（包括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心腹，那个乳母也在内，）全都向着他。

“哦，怎么了？”他满腹心事地问。

“去找她，老爷，再认一次错吧。上帝不会对您袖手旁观的。她是如此悲观，看见她都让人难过；再说家里一切都乱成一团了。老爷。您该同情同情孩子们。认个错吧，老爷。这无计可施！想要舒坦，就只好……”

“可她躲着我。”

“您尽力而为。上帝是宽宏大量的，老爷，祈求上帝保佑吧。”

“可以，你别在这儿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蓦地涨红了脸。“喂，给我穿上衣服。”他转向马特维说，毫不犹豫地脱下晨衣。

马特维看起来很高兴地给主人穿上了衣服。

### 三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自己收拾打扮好，像平时一样把香烟、袖珍簿、火柴和那有着双重链子和表坠的表放进各个口袋里，接着抖开手帕，尽管他非常不走运，不过他觉得心旷神怡，香气袭人，无灾无病以及通身舒坦，他两腿多少有点晃荡地走进了餐室，咖啡已为他准备好，挨着咖啡的是信件和衙门里送来的公文。

他看信件。有一封让人相当恼火，来自一个意欲购置他妻子地产上的一座树林的商人，这座树林毫无疑问是要卖掉的；不过眼下，要使这个问题能摆上桌面他就不得不与他妻子言

归于好。想到他无法摆脱这种利害关系，由于出售树林去与他妻子重修旧好——想到这个，就让他恼火。

阅读过信，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开始处置公文，飞快地阅过了两件事，用粗铅笔做了些记号，公文就算告一段落，他端起咖啡，一边喝，一边打开印好不久的晨报。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订阅一份自由主义派的报纸，是代表大多数人意见的。尽管他并不十分钟情科学、艺术和政治，不过他对这所有问题的看法却始终与大多数人和他的报纸相同，当然一旦大多数人有了新的看法，他也就随之有了新的看法。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政治主张和看法是自动。生活于上流社会里的他，看法和帽子一样都是不可或缺的。他之所以喜欢自由主义的看法是因为它更能与他的生活方式相协调。自由党说俄国没有什么是好的，没错，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入不敷出，正缺钱用。自由党说结婚是根本不再流行的制度，以新换旧势在必行；而家庭生活实在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感到头疼，而且迫使他满嘴瞎话，他的本性并非如此。自由党说，倒不如说是暗示，宗教的作用不过是管束人民中那些野蛮阶层；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连做一次时间不长的礼拜，都站得浑身不舒服，而且不明白既然现世生活得如此美满，那么为何用所有这些恐怖而言过其实的话来探讨来世。另外，喜欢逗乐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总是爱说：要是人要意图炫耀自己的祖先，他就不应当只炫耀到留里克，而不否认他的始祖——猴子，他爱用诸如此类的话让老实的人无法得出结论。就这样，自由主义的倾向成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一种嗜好，他钟情于他的报纸，就像他爱饭后抽一支雪茄一样，原因是它让他觉得朦胧。他读社论，社论的看法是，在眼下这个时代，叫嚣急进主义有可能取代所有的保守分子，叫嚣政府应当采取适当措施对革命的祸害斩草除根，这类叫嚣是无用的；正相反，“我们认为，危险并不在于并不存在的革命的祸害，而在于羁绊进步的墨守成规，”等等。他又读了其他的一篇涉及财政的论文，其中谈及边沁和密勒，并对政府某部有所嘲弄。依靠他特有的聪明，他悟出了每句暗讽意味着什么，清楚它的来源，对什么人而发，出于什么动机而发；这，照例，带给他一定的满足。

不过今天这种满足让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劝告和家中的混乱弄糟了。还在报上读了贝斯特伯爵已赴威斯巴登的传说，读了医治白发、出售轻便马车和某青年征求职业的广告；然而这些新闻报道并没有照例带给他一种祥和的嘲弄的满足。

读完报，吃喝完毕，他站起来，昂首挺胸，他高兴地微笑着，这是由不错的消化产生的。

然而这高兴的微笑马上使他想起了全部，他又默默不语了。

门外传来两个小孩的声音（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判断出是他的小男孩格里沙和他的大女

儿塔尼娅的声音)，他们正在挪动什么东西，打翻了。

“我已告诉过你别让乘客坐在车顶上。”小女孩用英语喊叫着，“捡起来！”

“全乱套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想，“孩子们缺少约束，到处乱跑。”他走到门边去喊他们。他们扔掉那当火车用的匣子，走向父亲。

那小女孩，她父亲的掌上明珠，冒失地跑进来，抱住他，高兴地勾住他的脖颈，她非常爱闻他的络腮胡子散发出的熟悉的香气。终于小女孩吻了吻他那由于低下头来而变得通红的、闪烁着慈爱光辉的脸庞，把她的两手从父亲脖颈上拿开，正想走掉，然而她父亲拉住了她。

“妈妈好吗？”他问，抚摸着她女儿的水嫩嫩的似若无骨的小脖颈。“你好，”他说，对走上来和他打招呼的男孩关切地说。

他觉察他对那男孩感情不深，不过他一向尽可能地不顾此薄彼；然而那男孩意识到这一点，对于他父亲的漠不关心的微笑置之不理。

“妈妈？她起来了，”女孩应道。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叹了口气。“看来她又通宵未眠，”他想。

“哦，她心情舒畅吗？”

小女孩清楚，她父亲和母亲闹矛盾，母亲很是郁闷，父亲也不是不知道，他这么信口问她不过是装模作样。所以她为她父亲感到羞愧。他马上意识到了，也觉得羞愧起来。

“我不清楚，”她回答。“她没有说要我们上课，她就说要我们跟古里小姐到外祖母家去走走。”

“哦，去吧，塔尼娅，我的心肝。哦，且慢！”他说，还紧紧地拉着她，抚摸着她的似若无骨的小手。

他从壁炉上拿了他昨天放在那里的一小盒糖果，挑她最喜欢吃的，给了她两块，一块巧克力和一块软糖。

“让格里沙吃吗？”小女孩指着巧克力说。

“当然。”再次抚摸了一下她的小肩膀，他亲了亲她的发根和脖颈，就让她离开了。

“马车准备妥当了，”马特维说，“不过有个人因请愿的事要见您。”

“来的时间长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

“大约半个钟头。”

“我告诉过你很多次，有人来立刻对我说！”

“起码总得让您喝完咖啡，”马特维说，他的声调莽撞而又实心实意，使得人无法不高兴。

“既如此，立刻请那个人进来吧，”奥布隆斯基说，很快地把眉毛拧成了“川”字。

那请愿者，参谋大尉加里宁的寡妻，来请求一件既无法达成又无理的事情；然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像往常一样请她坐下，注意地听她说完，让她一气说完，并且完完全全地告诉她如何还要向谁去请求，甚至还写了一封信给一位她能够求助的人。参谋大尉的寡妻离开以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拿起帽子，停了来回忆一下他是否有事情抛到脑后了，很显然，他只需要忘记他的妻子。

“噢，没错！”他垂下头，他的帅气的脸庞上流露出一不快。

“去呢，还是不去？”他问自己；而他内心的声音对他说，他不该去，结果只会是欺骗说谎；因为他的关系已经无法恢复到以前那样亲密无间。

“不过早一天晚一天还是逃不脱的；始终这样不是办法，”他说，尽可能地变得大胆一点儿。他挺着胸，拿出一支纸烟，吸了两口，就扔到珠母贝壳烟灰碟里去，接着敏捷地走过客厅，打开了与他妻子寝室相连的另一扇房门。

## 四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穿着梳妆短衣站在那里，她那过去稠密漂亮、眼下却寥寥无几的头发，用发针别在她的脑后，她的面容消瘦憔悴，一双诧异的大眼睛，因此看起来愈加惹人注意。各式各样的物件毫无秩序地把一房间都占据了，她站在这些物件当中一个开着的衣柜前面，正从里面选择什么东西。她丈夫的脚步声传入她的耳朵，她不再挑挑拣拣，向门口看去，陡然意欲装出一种严厉而鄙夷表情。她意识到她畏惧他，畏惧即将到来的会见。她正在试着做她三天以来已经试着做了很多次的事情——打点好她自己和孩子们的衣服，带到她母亲那里去……不过她仍未拿定主意做出这样的行动；不过眼下又像前几次一样，她始终告诉自己，事情不能像这样下去，她必然得让他觉得无地自容，给他个教训，让他也感受一下他带给她的不幸，哪怕一点点就行。她仍然不停地告诉自己她不再和他在一起，不过她自己也知道这无法实现，因为她不能摆脱那种把他当自己丈夫看待、而且爱他的习惯。再者，她觉得要是在这里，她还无法把她的五个小孩照顾好，那么，在她意图把他们一个不留地带去的地方，他们就会愈加不好。说真的，在这三天内，顶小的一个孩子由于吃了坏掉了的汤害病了，剩下的孩子昨天几乎没有吃上午饭。她知道离他而去太不现实；然而，还在自欺欺人，

她接着打点东西，摆了一副要离他而去的样子。

看见丈夫，她就在衣柜抽屉里翻来翻去，直到他走得几乎挨着她时，她这才回头向他看了看。然而她的脸，她起初想要装出严厉而绝不妥协的表情的，却只显现了不解和伤心的神情。

“多莉！”他用情意绵绵、战战兢兢的声调说。他低下头，尽可能地装出可怜和顺从的样子，可是他却仍旧神采奕奕。飞快地瞥了一眼，她浑身上下看了看他那神采奕奕姿态。“没错，他倒高兴和称心！”她想，“而我呢……他那令人反感的好脾气，大家都因此十分青睐他，夸奖他哩——我实在讨厌他的好脾气，”她想。她的嘴巴牢牢地闭着，她那毫无血色的、神经质的脸孔右半边面颊的筋肉颤动起来。

“你要什么？”她用飞快的、深沉的、异常声调说。

“多莉！”他哆哆嗦嗦地又说了一遍。“安娜今天要来了。”

“那与我有何相干？我无法接待她！”她高声说。

“不过你必然要，多莉……”

“一边去！”她提高了嗓门，并没有望着他，似乎这叫声是由肉体的受到的折磨产生的一样。

司徒潘·阿尔卡季奇在想到他妻子的时候还能够不慌不乱，他还能够希望一切必然会有转机，正像马特维所言，而且还能够舒适惬意地看报，喝咖啡；然而当他看见她的仿佛老了十岁，饱受折磨的脸庞，听见她那种听天由命、悲观绝望的声调的时候，他的呼吸就非常不顺畅了，他的咽喉哽住了，他的眼睛里饱含泪光。

“上帝啊！我做了什么呀？多莉！看在上帝面上！……你明白……”他的咽喉被抽抽嗒嗒地哭声哽住。

她砰的一声把柜门关上，看了看他。

“多莉，要我怎么说呢？……仅仅一件事：请你原谅……”

考虑一下吧，难道九年的生活无法换回瞬间的……”

她眼皮拉耷着，倾听着，等着听他要说什么，她似乎在推托他无论如何使她相信事情不是那样。

“瞬间的情欲……”他说；闻听此言，她就似乎觉得身体上饱受折磨一样，嘴巴牢牢地闭着，她右颊的筋肉再次颤动起来，要是没有出现这种情形，他是不会把话停住的。

“一边去，离开这里！”她更尖声地叫，“别向我提及您的情欲和您的龌龊行为。”

她打算离开房间，然而两腿不稳，只得抓住一个椅背来不让自己倒下去。他的面孔膨胀

了，他嘟起嘴唇，他就要哭了。

“多莉！”他说，抽抽嗒嗒地哭了，“看在上帝面上，替孩子们考虑一下，不关他们的事！都是我不对，处置我，叫我来补偿我的罪过吧。无论什么事，但凡我能够，我无一不从！我有罪，罪孽不可饶恕，无言能够表达！不过，多莉，不要跟我一般见识吧！”

她坐下。她的大声的、沉重的呼吸传入他的耳朵。他为她感到难言的伤心。她不止一次地欲言又止。他等待着。

“你考虑到小孩子们，不过为了让他们开心；可我没有一刻不考虑到他们，而且清楚眼下这样子对他们没有好处，”她说，明摆着这是一句她这三天来私下说了好几回的话。

她用“你”来称呼他，他满怀谢意地望着她，走上去拉她的手，然而她憎恨地躲掉了。

“我总是考虑到小孩子们，因此但凡能够救他们，我甘心做任何事；不过我自己不清楚如何去救他们：要他们离开他们的父亲呢，或者就这样让他们和一个偷鸡摸狗的父亲——是的，偷鸡摸狗的父亲在一起……你说，在那……发生以后，我们还能共同生活吗？还可以做到吗？你说，还可以做到吗？”她一遍又一遍地说，声音大起来，“在我的丈夫，我的小孩们的父亲，和他自己孩子们的家庭女教师有了外遇以后……”

“然而我如何是好呢？”他低三下四地说，也不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同时他的头低得愈发低了。

“我对您觉得厌恶，嫌弃！”她提高嗓音，越来越激烈了。

“您的眼泪和水无异！您心中根本没有我的位置；您无情，也不讲道德！我感到您可恶，烦人，我不认识您——没错，我根本本不认识您！”满怀痛苦和义愤，她说出了这个在她听来是那么恐怖的词语——她不认识他。

他看看她，出现在她脸上的怨恨神情让他不安与惶恐了。他不明白他的同情是如何让她发这么大的火。她明白了他心里同情她，却并不爱她。“完了，她恨我。她不会原谅我了，”他想。

“这太恐怖呀！恐怖呀！”他说。

此刻隔壁房里一个小孩哭起来了，可能是摔倒了；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静听着，她的脸色蓦地不再那么坚硬、愤恨了。

她稍微镇静一下，仿佛她不清楚她身在何处，她要做什么似的，接着她飞快地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哦，她对我的小孩关怀倍至，”他想，看见小孩哭时她脸色与以前的不同，“我的小孩：既如此她怎么可能对我咬牙切齿呢？”

“多莉，还有一句话，”他一边说，一边尾随着她。

“如果您不离开我，我就要叫仆人和孩子们!让大家清楚您是一个无赖!我今天就要离开了，您可以跟您的情妇住在这里呀!”

她走出去，把门关上，发出很响的声音。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叹了口气，擦擦脸，蹑手蹑脚地离开房间。“马特维说事情终究会有转机的；然而怎样?我认为无计可施。唉，唉，多恐怖呀!而且她多么鄙俗地高声嚷嚷，”他自己对自己说，她的喊叫和“无赖”、“情妇”这两个字眼出现在他的脑海里。“没准传到女仆们的耳朵里了!鄙俗得恐怖呀!恐怖呀!”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独自呆了片刻，擦了擦眼睛，叹了口气，挺起胸膛，从房间出去了。

这天是礼拜五，德国钟表匠正在餐室里给钟上弦。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脑海里出现他曾跟这个钟表匠逗乐过一回，说“这德国人永远绷着弦来给钟上发条”。他脸上露出笑意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喜欢逗乐。

“说不定事情终究会有转机的!‘终究会有转机的，’不失一个有意思的说法，”他想。“我要将它重复重复。”

“马特维!”他叫。“你和玛丽亚在休息室里替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把所有的都准备稳妥，”他在马特维进来时告诉他。

“好的，老爷。”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皮大衣褪在身上，走上台阶。

“您在家吃饭吗?”马特维一边说，一边送他出去。

“没准。这是补贴家用的，”他说，从皮夹里掏出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来。“不少吧。”

“少不少，我们总得支撑过去，”马特维说，砰的一声把车门关上，再次上了台阶。

同时，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把小孩安抚得不哭了，而且由马车声明他已经不在家了，就再次回到寝室。只有在这里她才能躲开那些让人伤神的家务事，她一出寝室，伤神而又繁琐的家务事就接踵而至。就是眼下，她在育儿室不过呆了一会儿，英国家庭女教师和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就问了几个需要立刻回答、而除她之外无人知道答案的问题：“小孩子们出去散步穿什么衣裳?他们是否喝牛奶?是否找一个新厨师来?”

“哦，别问我，别问我吧!”她说；接着回到寝室，她在她不久前坐着和丈夫谈话的以前的地方坐下，牢牢地握着她那枯瘦如柴的两手，开始回想着谈话前前后后。“他离开了!不过他究竟如何与她不再有任何瓜葛的?”她想。

“他难道还去看她吗?我为何不问他!不，不，言归于好是不会发生的了。就算我们依然